

閩粵，海洋，江南，田野——第九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記

王悠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系博士候選人

我報名研習營的目的很簡單。雖然我的研究地域在江南，與閩粵相隔甚遠，兩地卻一直通過海洋緊密連結。清代的江南好風光從來離不開“唯利是圖”的閩粵商人（依當時上海人的說法）和他們帶來的棉糖等貿易。研習營的“海洋”主題可以幫助我探索江南的海洋面向以及因海洋而起的諸多聯繫。另一方面，閩粵歷來是地方史研究以及歷史人類學的重鎮，在幾次效果平平的江南田野之後，我更希望能和前輩學者和同輩交流、學習走向田野的方法。——回首看，這兩個目的都達到了。

幾乎只在書本上、博物館裡看過碑刻，這次我和諸位老師一起到了鄉村裡、馬路邊，才知道碑在現場讀會那麼不一樣。而且，碑上有字看不清，竟然還可以打開手機的手電筒、可以用手摸，甚至可以抹麵粉……除了放棄之外，原來還可以這般想盡辦法地讀出來。

更重要的體悟是，田野並不只是找碑刻、問村民、尋古跡、求家譜，更是到一個地方、認知這個地方，在更大的時空場域裡想象過去、重建當年的空間結構。為什麼雞山村裡築起了一道牆？那個時候發生了什麼？牆怎麼包圍村落，村落中心到牆邊又是住著哪些人？村人又和牆外的海洋如何聯繫？許多文獻中看不透、看不到的問題，到了地方、在老師們的指導下就突然知道了些。

在一次次地田野、一次次地閱讀田野讀本、一次次地在飯桌、在教室、在旅店裡分組和綜合討論後，從小生長在群山之中的我驚奇而深刻地發現，人竟可以如此倘佯在海洋、島嶼、陸地之間。在雞山或者香山的人心裡，夏威夷、香港、馬六甲都是片板可及的鄰鄉。在海洋的場域裡，波濤即通途，內陸反成了邊疆。

在繁忙的廣州北京路街頭，十幾位營員圍在玻璃覆蓋的宋至明的拱北樓基址，研究建築史的蔡宣皓對著側砌的薄薄宋磚侃侃而談，提到我們熟知的平鋪磚石是宋之後燒磚技術改進的結果——歷史和現實連結了。

樟林的傳說中，有一頭黑豬擋路，阻擋了某紅頭船船主母親（一說某華僑母親）再醮，緩和了港埠和僑鄉男性對失去對女性貞操掌控的擔憂。在某日正午，在老師們的帶領下，營員輪流排隊進入小小的天后廟，瞻仰了這位“亥爺”——海洋和陸地連結了。

靈山聖墓中，元代阿拉伯文碑刻、鄭和下西洋行香碑與同治時巴圖魯的碑記並列，更佐以明人《閩書》中宋代奉遣來到泉州穆罕默德門徒的記載和田野讀本中的《蒲壽庚考》——閩和粵、宋和清連結了。

在石岐的香山商業文化博物館，我們卻看到了上海南京路的四大百貨公司，先施、永安、新新、大新都是由香山人創立、經營。（在此化用宋鑽友老師的話）上海的近代史變成了香山的故事、在香山卻看到了上海的歷史——江南和閩粵連結了。

收穫的同時，此次研習營也帶來了更深的疑惑。熟悉了瀝青馬路、水泥高速，還有鐵道飛機的我們，應該怎麼去想象由一條條、一片片水域主宰的空間世界呢？閩粵人的水域空間，又和江南水鄉的水域空間又有哪些不同？廣袤無垠、煙波浩渺的震澤在水上人的心中是否又曾是另一片海洋？（可惜昔日“三萬六千頃、周圍八百里”的太湖現在只有了兩千餘平方公里。）除了貿易和人員之流動，閩粵和江南又有其他哪些連結，如何可以更好地在當下想象過去，或者獲得對過去的現實感？

學海無涯，盛宴有終。知識、體驗、益友、良師……此次研習營的所有收穫都會是我繼續倘佯於學術海洋的指引。